

## 天使 A (自選部份章節)

神要你前來

就代表祂在這裡等你

那麼，你心底還有什麼需要畏懼？

0、

暗夜來臨，朝西頹步傾斜的日頭已不見蹤影，原本在午後柏油地面活躍跳動的晶亮陽光，沉靜無語地往街道兩旁排水孔蓋流瀉而去，僅留下一股屬於初夏的煩悶燥熱，在城市繁華商圈裡，像一層薄薄汗水，黏附在高樓建物的鋼硬表面。

無所謂月光，廣告招牌與街燈的繽紛色塊，以及馬路上湧流穿梭的車燈光亮，疊疊層層取代退潮日影，拼貼佈滿城市街頭，任周末人潮紛雜腳步踩踏而過。柏油路面上，那些毫不猶豫的身影步伐各自行走，互不相問前往何方，卻似極有默契地，成片成片結伴而行。

明翰原在人群之中，依循某支陌生面孔隊伍行進路線，搭乘捷運出口電扶梯向上，挨擠著穿過成排商家店面與騎樓攤販之間的窄小走道。走道盡頭，仿若長長河水終至出口，進入一片扇形沙洲，隊伍人影在商圈廣場瞬時四散。離開移動行列的明翰，在廣場中央頓了會兒，四下張望，而後往邊緣花圃的水泥圍框上坐定，靜默等待，等待進入另外一組行進隊伍之中。

廣場上來來往往身影，以衣裝和肉身，標示各自在繁華街頭裡選擇站定的位置。人群中的明翰，蓄一頭俐落乾淨草皮般短髮，身穿略微窄小、顯露胸肩肌肉線條的靛藍色短 T 恤，搭配休閒風格卻又裝飾繁複的卡其色工作褲，底下一雙純白帆布布鞋。肉身與衣裝，擁有獨立的化學反應系統；元素擺對位置，組合碰撞，即會發出令人目光逗留的隱隱光芒。

視野之中，明翰模樣是好看的。有一張輪廓鮮明窄長的臉、帶點笑意神情的單眼皮、剛正直挺的鼻樑線條，還有滿是純真稚氣的嘴角揚起弧度。在凝望的畫面框格裡，明翰有著精壯身軀，肩背寬闊厚實，手臂攀附著鍛鍊過的肌肉曲線，搭配一身經過繁複計算的簡單清爽夏日裝扮，好似真有晶亮光線，自衣物與膚肉的摩擦碰觸間，迸發而出。

曾經，明翰在目光凝視的畫面裡，始終散發著自信與活力的耀眼光采，獨一無二，無可取代，幾乎等同世間所有美好。然而，在此刻入夜城市的喧囂街頭，在此刻，由譬喻字詞堆砌而成的扇形沙洲之中，卻反差極大地，難以從茫茫人潮裡清楚辨識明翰身影。

那屬於城市的繁華廣場，過客們在上頭來往穿梭，看似無法停留，卻在不同時間，由眾多人影的點，與眾多步行的線，組合交織成屬於當代的織布圖像。那捷運出口，不斷湧出相貌衣裝各不相同的明翰，混雜人群之中，順著行進隊伍來

到廣場。有的只是快步經過，全身運動衣裝揸個包包往健身房去；有的隨意站立在某個定點，拿著最新款流線造型手機貼附耳邊，帶著微笑講個不停；有的駐足在廣場邊的餐館門口，在約會伴侶到來前隨意翻看菜單；有的正和另外幾位走在一起，其中幾個在一邊耳垂穿戴鑽亮圓點耳飾，其中幾個將 POLO 衫領口高高立起，幾個穿著兩側有鈕扣口袋的寬鬆短褲，幾個腳底踩踏著色彩鮮艷花樣繁複的夾腳拖鞋。這些明翰，他們身高長相各不相同，但或多或少都擁有著刻意鍛鍊過的肌肉線條、強健體態，以及深淺不一的小麥膚色，或因如此，他們笑起來的模樣，甚至是落寞的無助神情，看起來竟也有些相似。

凝視畫面中，這個曾經是目光唯一焦點的明翰，和廣場上其他明翰相同，身穿打伴入時的衣裝，靜靜地在廣場邊緣的花圃旁等候，靜靜地看著與他相似的身形人影，來往穿梭。遙遙俯瞰整座熱鬧商圈，在那入夜後的喧囂人潮裡，閃爍著或明或亮灼然光芒的，多如繁星，點點分佈在被商家店面與車水馬龍層層圈圍的廣場天空。

人影停留，人影來去；隨著物換星移，時間以秒、以分、以各種計數單位，或快或慢流逝。廣場邊緣，許許多多靜止身影，各自因為某個未知遠方而默默等待，任時間在膚面上留下細紋般的記憶刻痕。

時間浪潮恆常流動，茫茫無始無終。明翰低下頭，凝看左手腕上錶面；字詞墜入紙面的此刻，距離約定時間，還有十來分鐘。

儘管這日正午，明翰自昏沉迷矇中睜眼清醒時，心底已莫名決定：今天不想當自己。但明翰仍如此不自覺地，維持提前赴約的準時習慣。那是明翰信仰的理性秩序，精準無誤，也同時是他在經歷這一切之後，所急欲擺脫的。

不當自己，不再堅持原先自己所選擇的任何事物。這日正午，明翰躺在三坪大獨居套房的單人床墊上，這般告訴自己。床舖上的明翰，穿著一件寬鬆的棉白背心，露出厚實肩頭與結實臂膀的肌肉線條；原該是一副年輕力壯的強健模樣，然而臉上氣色神情，卻似歷經幾世輪迴劫難般，滄桑疲憊。套房裡冷氣從昨晚開啟後即未關閉，但明翰清醒時胸口仍是汗濕一片，仿若未曾真正入眠，整夜來回奔走於夢魘之間。

正午時分，明翰窗外白亮陽光照進冰冷屋房裡，止停在單人床墊邊緣。明翰並未起身，只是靜靜躺著，雙眼盯視天花板，聽著老舊冷氣馬達運轉的轟轟聲響。光影在套房牆壁上緩慢移動，明翰目光始終凝視著，凝視如此慢速的存在方式，凝視光與影一明一暗的相對位置，凝視所謂的時間流動，即是不斷地產生變化，不斷地在明暗之間角力、傾覆，以及追逐。明翰在心底自問：這一切，是否都是自己造成的？明翰沒有答案，然而越是細想，眉頭越是緊皺，最終不得不閉起眼，什麼也不願看見。

不當自己，不再堅持原先所選擇的任何事物。今天明翰不想用理性目光檢示自己人生現況，不想記得自己的畢業論文距離最終修改完成還差多少、不想理會在前往成功路途中沒有太多時間可供揮霍、不想思考原先規劃好的人生藍圖進度已完成多少，尤其不願意讓自己想起，曾經相信並且感受過的種種情感，不想面

對幾個月來堅持握在掌心不願放開的，以及，隨之而來令人難以承受的所有一切。應該還有別的可能。

為了這個形狀不明且不一定存在的未來可能，明翰起身。在這之前，明翰始終相信自己的所有決定，認為自己的人生藍圖毫無需要修改的空間；然而此刻，字詞落入紙面的此刻，明翰突然很想知道，若自己宣告放棄，若自己就是要往反方向行走，或者，完全不考慮後果地，讓體內最原始、最未經修飾的聲音，讓所謂的命運，來決定前行路徑，那麼，看到的會是什麼樣的人生風景？

如此想法，讓明翰感覺一切事物有了新的希望。畢竟，原本的那個自己，也沒有完成太多令人滿意的事情。

起身後的明翰，走進套房角落隔出的窄小廁所，朝馬桶撒了泡又長又臭的尿，裡頭混雜著同樣悶置一晚的種種情緒，以及前夜酒精的酸蝕氣息。之後明翰坐在面窗的書桌前，拿起桌上保特瓶，仰起頭灌入好幾口礦泉清水。窗外天空蔚藍晴朗，陽光灑在對面住戶窗台鮮綠飽滿的植物盆栽，彷彿鍍上一層銀亮光芒；隔一條巷弄距離的對面世界，看起來如此充滿希望。

書桌上昨晚開啟使用的筆記型電腦，在陽光照耀下仍處備機狀態，並未關機。那是一台體積嬌小、有著流線外型的白色機殼筆電，明翰伸出手，愛撫戀人似地觸摸受陽光照射而暖暖發熱的螢幕背板，失憶患者般難以回想昨晚入睡前怎會未將一切收拾妥當，而後站起身，用力拉合兩旁窗簾；原本漸漸探入屋內的白亮光芒，頃刻間被成片陰影覆蓋吞食。

在籠罩暗影的封閉密室裡，明翰坐在書桌前，從一旁雜亂堆放零錢銅板、項鍊銀飾與鑰匙的角落裡，拿起他鑲有寬大螢幕的古銅色輕薄手機，伸指朝精緻鍵盤的開啟鍵按下，手機螢幕瞬時亮起。螢幕桌布畫面是明翰的自拍照，臉略朝右，單眼皮眯眯眼滿是笑意，嘴角笑開露出整齊潔白的牙；明翰歡喜面容上方，手機電子螢幕顯示著年月時分字樣，已是下午一點零五分，此外均無，沒有任何訊息傳來，也沒有任何未接來電。明翰無意識地又按了幾下手機鍵盤，只見幽密窄室裡有個小光點，在忽亮與忽暗之間，隱隱閃爍。

屋內安安靜靜，僅有冷氣聲響來回流動。明翰放下手機，伸手搖動桌面滑鼠，喚醒大白天裡沉睡的電腦，螢幕上立即亮起昨晚最後駐足的停留畫面。畫面底部工作列，多個開啟項目一字排開，包括幾個網路交友檔案網頁、明翰自己交友檔案的日記、網路聊天室，以及呈現離線狀態的 MSN。工作列上方，畫面停留在聊天室內，左半邊幾乎佔去全部畫面的訊息框格裡，不斷湧現新的組合字句：某某代號說了些什麼，某某代號登出，某某代號登入；內容理當與昨晚不同，卻又如此相似，彷彿虛擬網路空間內室，有著固定一組角色位置，輪番由來自各地不同身份背景的演員，接替扮演。

聊天室畫面裡，明翰以自己的身高體重做為代號登錄。網路那端找上明翰的，不是一位，而是一群。

明翰與對方交換了視訊畫面。畫面那端，佔據大部份前景的，是一具僅露出頸部以下腰部以上的赤裸身軀，標準不露面的視訊角度；膚肉略見白晰鬆垮，並

無值得明翰目光停留之處。然而平凡軀體後方的黯淡微光中，明翰隱約瞥見一張雙人大床，上頭擁擠癱疊另外幾具赤裸身影，正以輕緩節奏，一陣一陣蠕動；彷彿床墊是塊厚實腐肉，上頭層層交疊著張嘴嚙咬腐肉的肥軟蛆蟲。

明翰凝視螢幕畫面同時，自己電腦上方攝影燈也亮著，將這端明翰影像傳至對方。明翰將目光移向這端畫框裡的自己，檢示那淡若無事表情，是否已成功掩蓋所有情緒反應。螢幕那端的對方，完全沒意識到後方床鋪有何異樣似的。

「自有東西嗎？」對方鍵字問。

「沒有。可向你們調嗎？」明翰鍵字回覆。

「嗯，可。」對方爽快地回答，視訊畫面裡來回撫摸帶點鬍渣的下巴，彷彿專家正在鑑賞貨物的模樣。

於是明翰出現在廣場邊緣，等候屬於他的未知。商圈廣場上，浮光幻影來來往往，明翰無法確知哪一個會直直朝向他走來，將他帶領至下午時在電腦螢幕裡所見到的放縱場景。

明翰知道自己身體已就定位，以一種朝向四面八方飽滿鼓脹的姿態，等待E的愉悅感猛然到來，如鋒利刀尖，將自己鼓脹表面狠狠劃開，而全身爆裂。明翰分不清究竟是藥物本身，或者是對於藥物的心理期待，使這一切變得危險？有時卻那麼心神抽離，彷彿正冷眼觀看著自己發生這一切，或者，像是站在另一個自己的位置上，凝視此刻實際演出的自己。

明翰再度觀看錶面時間，還有五分鐘。明翰這時是可以選擇離開的。若離開，事後的懊悔感受或許能夠輕微一些，但明翰同時不甚明白的，是他那麼不確定這整套E前E後的，包括興奮、歡喜、愉悅，以及之後所有回想時的不堪，所有對自己身體感到廉價與骯髒的不淨感受，是否即為自己所欲追求的內容？只求不是在短暫片刻中不要成為自己？但若在那當下不是自己，那麼將成為的，是另一個誰？

明翰覺得自己是個能玩的人；他有本錢可玩。但此刻，字詞落入紙面的此刻，他好想知道浸身於這趟傾軋打轉的軀體輪迴裡，究竟何時才有機會體悟到一些關於超脫的理解感受？如此閃神臆想時刻，在繁華商圈熱鬧人群中的明翰，突然覺得異常孤寂；明明眼前是人來人往的喧囂景像，心底卻有置身荒蕪平原中央的錯亂感受；彷彿眼瞳所見，僅是海市蜃樓般的虛幻光影，對明翰而言，並沒有碰觸內心的實際意義。此刻，明翰多麼想對著無所謂是誰的某人，說些自己未能完全理解的莫名情緒，或者，有沒有誰，這時猶如天可見憐似的，正好在這時想告訴明翰一些什麼，一些對方可能也不確定該如何清楚表達的安慰語句。

明翰如此作想時，握在手心裡的手機，突然震動起來。明翰察看著手機螢幕，沒有來電號碼顯示。明翰望著掌心裡持續抖動的手機，心底想：可能是他這時不想接通的對象；選擇自我放逐好一陣子的明翰，已不接任何熟識友人或情感對象的電話問候或邀約許久。然而這般沒有顯示號碼的電話，來的時間如此巧合，正是在明翰感到最為脆弱孤單，最想要有個對象聽他敘述雜亂心事，以及對他說些

什麼的荒亂無助時分。明翰感到心頭一軟，仿若那些原本堅持的枝微末節，在某個較遠較寬的視野凝視之中，都不再有著值得繼續捍衛的價值；彷彿一切恩恩怨怨，至某個為整套劇情作終點結尾時，都能夠有著超脫正負、超脫愛恨、超脫豐盛與匱乏、超脫慾望與追逐、超脫時間與空間…等種種感受體悟。於是明翰按下接聽鍵，將手機貼在耳邊。

「喂？」明翰應答著。

手機話筒那端，明翰僅聽見訊號雜音，發出頻率不定的嘈雜聲響。並不像是人說話的聲音，僅像是故障機器的壞損聲響。明翰耳聽那些莫名雜音，在收訊不良的通訊結果中，無法辨別究竟是誰在這般時間點，撥給自己，又將告訴自己什麼訊息。「喂？喂？」明翰又探詢了幾聲，而後電話突然中斷，話機內的訊息聲就此停止。

明翰靜靜看著掌中已無訊號的手機，孤單無助感受瞬間再度滿溢心頭。這時有個身影漸漸靠近明翰，最終在他低頭凝看手機螢幕的身軀前，停下腳步。

明翰抬起頭，站立在面前的，是一張完全陌生的面孔。穿著簡單輕鬆，淺黃色貼身短T，白色百慕達短褲；皮膚失血般蒼白，腰腹間隱約有些多餘贅肉。對方低頭望著明翰，揚起眉，做為代替言語的徵詢問句。那一刻，明翰對於眼前這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，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熟悉。明翰仔細凝視著對方面容，那是一張普通的臉，沒有鮮明五官，也沒有任何突出的個性，如同明翰這日下午在電腦螢幕中，所見到的他的赤裸身軀相同。明翰知道，自己在任何狀況下，都不可能對這樣一具肉體感到興趣。但對方神情模樣，卻讓明翰有著莫名熟悉之感，某種會讓明翰視線徘徊逗留的莫名吸引；彷彿平日最不經意的草木礦石，轉瞬間突然隱隱透發著微亮光芒似的引人注目。

「電話是你打的嗎？」明翰問。

「電話？什麼電話？」對方表情顯來有點疑惑，眉毛一高一低擠出回應，然而在明翰的凝視目光中，對方眼眶裡那烏黑晶亮的瞳孔，一時竟如此清澈明淨；彷彿明翰並非與某人對話，而是面向一整座安穩平靜的湖泊，投下一顆自問自答般的細石語句。

明翰保持著抬頭姿勢，靜靜與眼前陌生人的凝視目光對望。兩人身處於荒蕪平原中央，一旁所有城市景觀，僅是流光般的虛幻影像；整個世界，彷彿在兩個對望的視線之中，化約為一個簡單至極的對位關係。一個凝視者，以及另一個位置的被凝視者；由一分為二的開端，於是註定由彼此之間的相對差異，而衍生出後續所有已非單一完整點狀，而是線條式的、無窮無盡的，故事劇情展演。

視野拉高再拉高，這城市的虛幻光影，如此熱鬧繁華；猶如這座島上，一叢盛開至極的艷紅花朵。兩方對視的目光畫面裡，其中終於有人，緩緩地閉上雙眼，仔細聆聽時間浪潮裡回憶奔流的巨大聲響，如此豐沛、如此嘈雜。